

四川方言中程度副词“很”和“飞”的主观性研究

赵欣然

四川大学

DOI:10.12238/er.v8i4.5943

摘要：程度副词是汉语中重要且复杂的一类，本文通过描写、分析与比较的方法，对四川方言中的程度副词“很”和“飞”在表达主观性上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四川方言；程度副词；“很”；“飞”；主观性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Subjectivity of Degree Adverbs "hen" and "fei" in Sichuan Dialect

Xinran Zhao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egree adverbs "hen (很)" and "fei (飞)" in Sichuan dialect by describing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m.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gree adverbs in Sichuan dialect and in Mandarin. And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hen (很)" and "fei (飞)" is explained.

Keywords: Sichuan dialect; Degree adverbs; "hen"; "fei"; Subjectivity

程度副词是汉语中表达程度高低、强调程度变化的重要词类，在不同方言中具有独特的语义特征和使用规律。四川方言作为汉语西南官话的重要分支，其程度副词在表达方式和主观性特征上展现出独特性。近年来，学界对汉语方言的程度副词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对其主观性特征的探讨仍较为有限，尤其是对四川方言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四川方言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程度副词在表达上的主观性特征以期对方言语法研究、汉语程度副词研究及主观性理论的深化提供参考。

一、四川方言“很”的基本用法及其主观性分析

程度副词是副词的一种，“很”是程度副词中使用频率高且具有特殊性的一个。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在句中一般出现在动词或形容词前作状语，表示该动作或性状的程度，还有少数程度副词能够出现在形容词之后充当补语，比如说“很”、“极”等。^[1]“很”在程度副词中是比较特殊的，它不仅能够以作状语的形式出现在形容词前，还能出现形容词后充当补语，并且使用频率很高。

(一) “很”的基本用法

“很”作为一个程度副词，在普通话和四川方言中都都很常见，但普通话中的“很”和四川方言中的“很”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很”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中的用法是有相同点。不管是在普通话中，还是在四川话中，“很”都能用在形容词或动词前作状语，构成“很+AP/VP”的结构，表示程度高。^[2]如：

[1]这个房间里的床很舒服。

并且，“很”都能用在“得”的后面作补语，如：

[2]每天晚上的人民广场都热闹得很。

四川方言中也存在着与普通话中不同的特殊用法。

首先，四川方言中常见“很有点儿+AP/VP”和“很有好+AP/VP”的结构，而这在普通话中并不存在。这两个结构仍然表示程度高，但在语义方面增加了着重和强调之意。在句法层面，只要是能够被“很”直接修饰的都能进入这两个结构，中心语多为形容词、动词或四字结构。如：

[3]这个苹果很有点硬，我咬不动。

但是，能够受“很”修饰的动量短语是例外，并不能够进入“很有点儿+AP/VP”和“很有好+AP/VP”的结构。如：

[4]*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我很有点儿/很有好花了些心思。

其次，四川方言中，“很”可以直接作补语，不用跟在“得”后面，表示超过了某种程度，显得过头了或过份了，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是不存在的。“很”在四川方言中直接作补语主要有以下三种结构：

(1) “AP+很了”

可以进入这个结构的包括绝大多数表示状态、性质、数量、感觉等的形容词，包括：“美/漂亮/丑/早/贵”等等，表示程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如：

[5]这家的葡萄相因（“便宜，实惠”）很了，我要多买点回去。

另外，因为状态形容词本身已经带有表示程度的意义了，所以不能进入这个结构中。如：

*冰凉很了/*红彤彤很了/*灰不溜秋很了

(2) “VP+很了”

可以进入这个结构的包括表示人的知觉和动作等的动作动词和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而存现动词、能愿动词、趋向动词、四字结构以及大多数动宾短语后不能直接加“很了”修饰。^[3]如：

[6]熬夜熬很了对皮肤之有那么不好了，你千万要注意哦。

(3)强调格式: “太+AP/VP+很了”

在四川方言中,常在“AP/VP+很了”个够前加上程度副词“太”来表示程度已经达到了顶点,起到强调这种特质和加重说话人语气的作用。如:

[7]我妈又在拖地,太勤快很了!

(二)“很”的主观性分析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话语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说话人的情感、态度和立场。作为四川方言中非常重要的程度副词,“很”在增强表达的主观性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普通话中的“很”作为程度副词主要是在句中充当状语或补语,并且作补语时必须与结构助词“得”组合。而在四川方言中,“很”不仅具有很普通话相同的用法,也发展了独具方言特色的用法,这些独特的构式结构使得“很”的主观性在方言中进一步加深。

(1)“AP+很了”

“AP+很了”结构在四川方言中用来表示状态、性质或动作行为的发展趋势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并且这种发展造成了与说话人主观情感态度相悖的负面结果,这个构式中一般隐含了说话人对所表达事物的否定性的主观评价和立场。

如上文所述,可以进入“AP+很了”这个结构的包括绝大多数表示状态、性质、数量、感觉等的形容词,表示程度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在这些形容词进入该结构时,其中具有积极色彩或表示褒义的形容词会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褒义评价转变为含有贬义色彩的评价,表示该事物的程度已经发展过了头,超过了原有的预期,甚至引起了说话人反感、责备或讽刺的主观倾向。如:

[8]这个娃儿聪明很了,怕不是以后没得人管得了他了。

有趣的是,虽然褒义积极的形容词进入“AP+很了”结构中时表示贬义的评价,但是绝大多数的贬义形容词并不能够进入这个结构中。因为这些贬义形容词的意义本身就是消极的,人们对这些词也一直持有否定的固有态度,所以并不需要其发展程度来确定。并且,“AP+很了”结构所产生的否定性的主观评价是在事物的发展程度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之后才产生的,这种深层的蕴涵语义将这类贬义形容词排除在了结构之外。如:

[9]*你这个人虚伪很了。

只有个别贬义形容词是例外,但是这些词进入“AP+很了”结构是有条件的,必须出现在特定的语境和对象上,并且这些贬义形容词所描述的特征出现在该对象身上时,是能够被大众理解并宽容对待的。如:

[10]作为近十年以来最优秀的舞蹈家,她是很骄傲的,但是,骄傲很了也是要栽跟头的。

在四川方言中,“骄傲”的含义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态度和言行上十分自满自大、目中无人,甚至没有礼貌。但是在例句[10]中,“骄傲”被用来描述“天才”这一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聪明才智的特定对象之后,“骄傲”的存在能够得到人们的宽容对待,

所以能够进入“AP+很了”结构中。

此外,“AP+很了”前加上否定词“不要”和“莫”时,不仅表示某事某物的程度超过了某种标准,而且带有说话人警告、斥责、威胁、规劝的语气。如:

[11]你莫宽容很了,太惯时(“纵容”)她二天根本不得听你的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四川方言中,“AP+很了”结构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的程度,同时,这些性质和状态的发展趋势是消极的,所有的带有褒义和积极色彩的形容词进入这个结构之后,都会转变为嘲讽、埋怨等的贬义表达。由此可以看出,“AP+很了”结构这个独特的构式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能够表达出说话人的主观想法和态度。

(2)“很有点儿+AP/VP”和“很有好+AP/VP”

“很有点儿+AP/VP”和“很有好+AP/VP”结构在四川方言中也是表示某事某物的性质、状态的程度很高,但比起“AP+很了”结构来说,在语义上更能够表达说话人着重、强调的意味,一般用于传达说话人想要特别说明的主观想法。

如上文所述,能够进入“很有点儿+AP/VP”和“很有好+AP/VP”结构的中心语大多为形容词、动词和四字结构,不仅表示这样的性质、状态的程度很高,同时,还强调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倾向,并且常常带有夸张的意味。如:

[12]你这件裙子很有点儿/很有好漂亮哦,你在哪儿买的,我也去搞一条。

在例句[12]中,“很有点儿漂亮”不仅客观展现了“裙子”的漂亮程度,而且还表达了说话人主观上对于这条裙子十分认可、喜爱的情感倾向,并且说话人的喜爱程度不断加深,甚至有了想要购买的欲望。

由此可见,这两种结构在四川方言中不仅能客观地表达程度的高低,还具备主观情感附加义,附着着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和主观态度。

二、“飞”的基本用法及其主观性分析

“飞”在四川方言中也表示程度高,但是比较特殊的是,“飞”是由实词虚化而来的,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窄,但是“飞”作为四川话中颇具方言特色的词在表达效果上比一般的程度副词更具形象感。

(一)“飞”的基本用法

“飞”作为表示程度高的程度副词在四川方言中是十分常用的,多和形容词和动词组合出现。

(1)“飞”常用在形容词前,形成“飞+AP”的结构。在四川方言中,不管是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贬义词、褒义词还是不定量形容词,凡是具有评价义的性质形容词都可进入这个结构中。如:

飞热/飞冷/飞硬/飞小气/飞胆小

而因为状态形容词本身已经有表示程度的意义了,所以不能受“飞”的修饰。如:

*飞冰凉/*飞可怜巴巴

(2)用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前形成“飞+VP”的结构。能够进入这个结构的动词主要是非动作性动词和心理动词。如:飞想/飞像/飞会跳舞

(3) 特殊结构: “飞……八……”结构。这个固定结构中多是性质形容词, 表示程度进一步加深, 能够体现出说话人的不满之情。如:

[13]那个公园飞远八远的, 你换个近点儿的地方耍嘛。要得不?

(4) “飞”的否定结构: 否定词不能出现在“飞”前, 并且否定式形容词短语不能直接用在“飞”后面。如:

飞不乖/飞不热/飞不开心

比起四川方言中的其他程度副词, 能进入“飞”的特殊结构中的词并不多, 并且常常在最后带上语气助词“的”来结尾。如:

飞想不开的/飞不懂事的

(二) “飞”的主观性分析

四川方言中的“飞”经历了从实义动词到状态形容词, 再由状态形容词到程度副词的语法化过程, 一般用来表示某事某物的程度高, 比起其他的程度副词, “飞”的语义强度更高, 在表达上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和形象生动感。

“飞”作为独具方言特点的程度副词, 其主观性最明显地表现在“飞”的语音特点和特殊结构“飞……八……”上。

(1) 语音特点

口语表达中, “飞”<fei>一般是整个语句的重音所在, 并且通常伴随说话人有意识的发音的拖长, 以此来表达着重、强调之意和说话人喜爱或憎恶等的主观感情, 具有夸张色彩。

(2) “飞……八……”的强调格式

“八”在普通话中属于数词的类别, 但是在四川方言中, 还常常用来表示程度,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方言程度副词。口语中, 人们常常将“飞”和“八”连用, 构成“飞……八……”的强调格式来表示程度很高。如:

[14]那个婆娘真的是飞歪八歪的, 我都不想甩她咯。

由上述例句可知, 在语义程度上, “飞……八……”强调格式的使用能在表达上进一步加深程度, 并且在语用特征和情感色彩上, 这种结构中往往暗含着说话人对所谈论的某事某物埋怨、不满和指责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因此, 在四川方言中, “飞……八……”这种强调格式往往是含有贬义的。

(3) “飞”和普通话中“很”的主观性比较

虽然四川方言中的程度副词“飞”和普通话中的程度副词“很”虽然在语义上是相同的, 都表示程度高, 但是两者之间在表达的主观性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别的。

在语用方面, 四川方言中的“飞”更具强烈的形象色彩, 比“很”更生动传神。如:

[15]A.这个水很烫, 我咋个洗澡嘛。

B.这个水飞烫, 我咋个洗澡嘛。

在例句[15]中, A句中的“很”只是简单、客观地陈述了“水烫”的情况, 并不带有说话人的主观的情感色彩。而B句中的“飞”不仅描述了“水烫”的客观事实, 而且表明了“水烫的程度已经超过能够承受的限度了”的含义, 同时, 还传达了说话人对这种情况的不满和对听话人的埋怨情绪。

很明显, 四川方言中的“飞”在主观性表达上更加具有强烈的形象色彩和情感倾向, 而普通话中的“很”缺乏这样的附加色彩。

三、结语

本文以四川方言中的程度副词“很”和程度副词“飞”为研究对象, 通过与普通话中程度副词的对比和分析, 发现它们均用来表示程度高, 但四川方言中的程度副词“很”和“飞”具有更加夸张、形象生动的表达效果, 并且具有独特的主观色彩, 更能表达出说话人强烈的内心情感、态度和立场, 有时候还能够使语气显得更加夸张或委婉。

四川方言中“很”的独特结构使得“很”能够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情感、态度和立场。“AP+很了”结构表示程度超过了一定的范围, 并且造成了与说话人主观情感态度相悖的负面结果, 这一般隐含了说话人对所表达事物的否定性的评价。“很有点儿+AP/VP”和“很有好+AP/VP”结构比起“AP+很了”结构来说, 在语义上更能够表达说话人着重、强调的意味, 一般用于传达说话人想要特别说明的主观想法, 并且常常带有夸张的意味。

“飞”的语义强度高, 在表达上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和形象生动感, 常以语句重音的形式出现。强调格式“飞……八……”的使用能使表达的程度更为加深, 往往暗含着说话人对所谈论的某事某物埋怨、不满和指责的主观情感和态度。

总而言之, 四川方言中的程度副词“很”和“飞”具有形象生动的表达效果和强烈的主观附加义, 能够传达出说话人主观态度和内心情感, 在表义的丰富性和语用特征上都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方言魅力。

[参考文献]

[1]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04):268-275+320.

[2]鲁科颖.四川方言程度副词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罗韵希.成都方言程度副词研究[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02):56-59.

作者简介:

赵欣然(2000年6月—),女,汉族,四川德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